

敦煌壁画里的“西游记”

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是明代的吴承恩根据唐朝僧人玄奘取经的真实经历创作的小说，小说里的唐僧即是玄奘，那么小说里的孙悟空，是吴承恩创造的还是也有历史依据？

在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东千佛洞里，有一幅900多年前的壁画，上面描绘了玄奘师徒的形象，要比明代作家吴承恩创作《西游记》还早300多年，成为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玄奘取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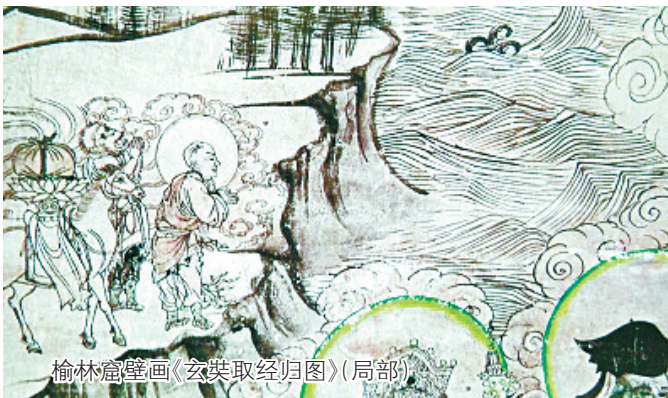
1 东千佛洞里的取经图

瓜州县地处河西走廊西端，是古丝绸之路东进西出的交通枢纽和商贾重镇。闻名于世的敦煌石窟群，就位于这里。东千佛洞和榆林窟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千佛洞现存洞窟23个，以内容丰富、技艺精湛的洞窟壁画著称。其中，开凿于西夏时期的两个洞窟规模最大，被专家称为“西夏二窟”。在这里，专家找到了记录大唐高僧玄奘取经的西夏壁画，一共有6幅。最早的那幅就在第2窟里。

第2窟后穿道东西壁上，各有一幅彩绘的水月观音，技艺精湛，堪称绝品。更为重要的是，这幅壁画中出现了目前所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玄奘取经图”，表现了玄奘西行求法时，向观音虔诚膜拜的画面。

“水月观音”，是佛教三十三观音之一。壁画主体是端坐的观音，神态自若，周边彩云环绕。画面右下角，是玄奘和徒弟。玄奘面容丰腴，身披袈裟，双手合十面向观音，沉静虔诚；而满脸猴气的徒弟，牵着马，手搭凉棚，好奇地眺望着观音，调皮的神态跃然壁上。虽然整幅画面，观音的形象占据了较大部分，唐僧师徒形象相对较小，但从人物衣着，以及马背上看不到装经书的包裹、装经文的木盒等细节判断，壁画描绘的是玄奘取经途中的情景。



2 玄奘冒险西行取经

专家考证后认为，画面描绘的是玄奘西行取经的真实事件。

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26岁的玄奘为寻求佛法真理，决定西行取经，但由于当时唐朝基业初创，疆域未定，所以朝廷严禁百姓私自出入境。当年闹旱灾，玄奘冒险随着逃荒的人群混出长安城。到达凉州时，朝廷捉拿玄奘的“牒文”也随之到达。当都督李大亮要派人缉拿玄奘时，凉州寺院的慧威法师派两个弟子秘密护送玄奘西行。三人辗转到了瓜州，玄奘在阿育王寺，也就是后来的瓜州塔尔寺讲经说法一个多月。他一边打探西行的路程，一边做西行的准备工作。

玄奘一路向西，来到了锁阳城。这天清早，玄奘在寺庙礼佛时，一位石磐陀（即胡人信徒）虔诚地礼佛，并请求受戒。石磐陀表示愿意跟随玄奘西行取经，玄奘便收他为徒。一路艰辛，师徒二人走出了西域，到达天竺佛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度，研读佛学，带回657部经卷。

甘肃省瓜州县文物局原局长李宏伟说：“东千佛洞2窟现存两幅‘水月观音’壁画，其中《玄奘取经图》中的玄奘，基本上根据《大唐三藏法师自传》的记载，是真人真事在壁画上的再现，反映的是玄奘取经途中，在瓜州收徒、买马、夜渡葫芦河的场景。”

法和东渐弘法活动延续了将近一千年，民众经过长期的佛教文化浸润，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种对佛教、菩萨的信仰之情。

在中国甘肃瓜州发现的西夏壁画，多次出现唐僧和猴徒弟的形象，这是自唐代《大唐西域记》、宋人画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后，最早出现的唐僧和孙悟空的绘画艺术形象。明代《西游记》中对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描绘，基本上脱胎于西夏壁画的绘画形象，而西夏壁画要比小说《西游记》早300多年。 据《光明日报》

3 榆林窟里的取经归图

榆林窟是敦煌洞窟群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榆林窟第3窟西壁南侧《普贤变图》壁画中的《玄奘取经归图》，也是西夏时期的壁画。这幅壁画中，玄奘师徒二人和白龙马立于河岸上，面向菩萨肃然而立。玄奘合掌向普贤菩萨礼拜祈祷，猴徒弟和驮着佛经的白马跟随其后。徒弟仰面向菩萨，双手合十；白龙马背上设莲花座，座上是一个大包袱，应该是佛经。玄奘师徒身穿短衫，打着绑腿，足踏麻鞋，显然是长途跋涉的打扮。这些都表明，壁画表现的

是玄奘师徒从天竺佛国取得真经后，拜别观音、普贤菩萨，从西天返回大唐长安的场景。

经过专家反复研究论证，这两幅壁画均是西夏时期创作的。为什么西夏人也会像中原人一样，热衷于传播唐僧取经的故事？

专家分析，一是西夏本来就是佛国，自李元昊立国后就推行佛教，历史上唐代高僧取经的故事自然也被西夏人所推崇。二是河西地区是丝绸之路的中枢，是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内地的必经之路。从汉明帝到宋太宗，西行求

千年壁画牵出敦煌不了情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著名油画家常书鸿任所长。莫高窟终于结束了无人管理、任人破坏偷盗的历史。常书鸿也被后人称作“敦煌守护神”。几乎在同一时期，如常书鸿一般，受敦煌感召的艺术家不在少数。敦煌缘何成为艺术家的“朝圣之地”，又曾与哪些艺术大家结下不解之缘？

回溯传统文脉

曾经东西方关于敦煌的消息，不时刺激着国人神经。1935年，在巴黎塞纳河畔的书摊上，常书鸿偶遇西方学者希伯和拍摄的《敦煌图录》。一个新奇的世界仿佛一下子铺陈在他眼前，尤其是那恢宏磅礴的构图和遒劲有力的笔触，足以与西方的古典艺术相媲美。和张大千一样，常书鸿亦被敦煌艺术的大美所震撼，但一想起这座宝库尚在茫茫荒漠中无人看护，又倍感痛心，他暗暗立下豪言：“我的理想是让人像知道巴黎一样知道敦煌，让全世界的人像喜欢巴黎一样喜欢敦煌。”

被敦煌感召的又何止于他。孙宗慰、董希文、关山月、司徒乔等一大批青年油画家均曾前往敦煌“膜拜”。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奔赴西北的油画家大部分都是曾经留法的学生。

当时画界倡导“中西融合”，其中，尤以早年留学法国的徐悲鸿为代表，且拥趸甚众。留学法国的经验使这些艺术青年发现，欧洲艺术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对既有范式的一次革新，但从未偏离西方传统的文脉。而我们又如何利用西画的技法，形成自己的风格？一批有识青年逐渐意识到，在油画创作中必须寻求传统文化的根脉，才能使舶来品的油画融入中国的意识形态之中。

恰此期间，敦煌大量文物的发现、在海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再加上战乱等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激发了有志艺术青年对文化保存和研究的自觉。敦煌莫高窟中的艺术资源，也为他们提供了切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

接力的艺术大师

在汲取敦煌传统养分的同时，张大千无疑是临摹壁画先驱。其耗资数百金，费时近三年，摹得各朝壁画270余幅。

敦煌研究院原院长段文杰甚为推崇这批作品，他曾说，敦煌壁画经千百年侵蚀，色彩多有蜕变，北朝壁画因变色严重而形成古拙、



《九层楼》常书鸿作

清冷、狂怪的第二面貌，张大千则全部恢复原貌，鲜艳如新。

在年轻画家们中，孙宗慰是唯一一个曾亲随张大千到敦煌临摹壁画的画家。他一生中最璀璨的艺术成果就是在这次临摹写生中创造的。作为一个油画专业出身的画家，孙宗慰的艺术既有西方绘画的技法，同时又将中国传统元素融汇进来，特别是他在临摹敦煌壁画中所受的影响，使其作品中带有浓郁的中西融合的色彩。

孙宗慰的老师吴作人西去敦煌写生时，在嘉峪关偶遇正前往敦煌考察中国科技史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便搭上其考察队的车，结伴来到敦煌莫高窟。置身洞窟内，巨幅壁画带给吴作人的震撼一点不亚于留学时的校友常书鸿。吴作人认为，敦煌隋唐雕塑家对于解剖学之认识，对于比例动态之准确，其观察之精微，表现之纯净，实可与其前千年之菲狄亚斯等圣手，与其后千年之唐那泰罗及米开朗基罗辈巨匠在世界人类的智慧上共放异彩。

在众多临摹者中，董希文属于研究型画家。“他在这项艰苦的工作中埋头钻研，对许多无名的宗教画巨匠在表现人物（包括裸体）时大量运用勾勒（大都用赭、黑两色套勾）和设色的精微入化深有体会。”油画家艾中信认为，其造型手法之所以独特，与他下苦功临摹敦煌壁画的人物密不可分。不得不说，董希文的作品是西部写生画家群中受敦煌壁画影响最为明显和深刻的，这种影响甚至延续到他的传世之作《开国大典》。

诗酒逍遥的艺术家来来往往，常书鸿却一直坚守于此，将人生中最宝贵的50年奉献给敦煌艺术的研究和保护，被后世誉为“敦煌的守护神”。

如今，敦煌莫高窟与现代科技接轨，已模样大变，也如常书鸿所愿，声名斐然。不变的是，敦煌依旧是从艺者的“朝圣之所”。

据《北京日报》